

到了寒冬腊月，母亲站灶台的时间明显多了起来。过了腊八就是年，打豆腐，发米粑，熬糖果，煮甜酒，炸生腐，蒸馒头，宰公鸡，杀年猪……而这些都离不开灶台，母亲天天都要围着灶台转，膛中的灶火映得脸上红彤彤的。这是灶台最热闹的时节，也是小孩子最快乐的时光。

北方农村的小年，有送灶王爷的习俗。晚上，母亲把准备好的酒菜和粮果交到父亲手上，父亲虔诚而庄重对着灶台念念有词，完成恭送灶神升天的仪式。据老人说，灶神可以“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这时候，我和妹妹远远地站在一边，谁也不敢多一句嘴，生怕说错了什么，冲撞了灶王爷。

如今，农村生活条件好了，家家户户从瓦房变成了楼房，乡下人家也开始使用煤气灶、电饭煲，土灶淡出了人们的视线，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渐渐消失的土灶台，承载着熟稔的乡村烟火气，呈现出乡下人家生活百态。乡村土灶台那一抹温暖，是家的温暖……

## 土灶台

黄永赞

小时候，每当放学回来，看母亲忙着锅前灶后地转，我便把书包放到一旁，跑到灶膛帮母亲把火。把火看似简单实则却不简单，爆炒时需要大火，捞饭汤时需要文火，这就要恰到好处地掌握火候。有时火力一下子上不来，就得借助吹火筒往灶膛里一顿猛吹，经常因欲速则不达，反而被烟呛得泪流满面。看似平淡无奇之事，同样也要用心去做。

后来，农村一度推行息风灶，对灶膛进行了改良，如此一来节省了不少柴禾，对火候的把握也方便了许多。尽管使用了息风灶，但母亲仍经常叮嘱我，要省着用柴。她经常说：“人要虚心，火要空心。”添柴时要一把一把地添，能用细柴时决不用粗柴，因为少用粗柴也就意味着少砍树。是母亲，影响了我勤俭节约的习惯，和保护生态的意识，并受益终身。如今，随着农村土灶的没落，柴禾使用得很少了，山上的柴禾由于鲜有人砍伐渐而长成了碗口粗的杂树，山林中到处林荫蔽日，以前被破坏的生态得到了修复，绿水青山

又回来了。

冬季，窗外北风呼啸，一家人围着锅灶，几碗家常菜沿着弧形的灶台一字排开，母亲还给我们再准备一耳子锅腌菜煨豆腐摆在灶台前端，腌菜豆腐冒着热气，炭火把耳子锅的菜煮得滚烫滚烫，一家人围炉热乎乎地吃得津津有味。我常常连锅端把锅巴铲起来做成锅巴汤，锅巴汤里沁着那股柴火的浓香，让人口舌生津。

有时候，米饭不够时，母亲会变着法子让我们填饱肚子。趁着灶膛里还有余火，往灶里丢几根玉米棒，或塞进去几个红薯，在火灰里煨一阵子，听到灶膛里噼里啪啦声响后，香喷喷的红薯、玉米棒烤熟了，我和妹妹抢着啃着，香味从舌尖直达心尖，嘴角齿间满满的是乡村柴火味。

烧土灶后，柴禾烧尽后产生的草木灰，在庄稼人眼里是个宝，把它从灶膛里扒出来，跟鸡粪鸭粪搅伴成鸡屎灰，便是上好的农家肥，肥力足又无公害，比施用化肥更有机更有利于土质改善。

## 光荣之屋

余哲春

建有牛栏猪舍，供家家户户饲养家畜；在内道坦与道坦之间建有厕所，农人挑粪时从后门出入，既卫生，又方便。院内东、南、西三面建有三个消防池，平时养鱼观赏，紧急时提水消防救灾。院子北边建有叁米间，摆放着磨谷、捣米、磨粉一条龙的器具。因此，屋主人不用出门，在屋内就可以将稻谷加工成米粉。吴进干说，当初老太祖建这座房子时，银元用了一斗，木头都用了好几船。

这座老房子不仅蕴藏着深厚的农耕文化，更引以自豪的还有其中红色基因的传承。

解放后，很长一段时间，国家储备粮食仓库紧缺，公粮储备陷入困境。当时，老屋里八户人家合议后，一致同意将屋子的中堂间封闭起来用于国家储存粮食。这一用就是好几年。

前辈的奉献精神感染后代的青年，凭着一腔热血，大屋的青年踊跃报名参加。在当时，只要有一人参军，公社就敲锣打鼓送来一个“光荣之家”的匾额。六七十年

代，这座屋子相继走出八名军人，在当地成为美谈，大屋被称作“光荣之屋”。

一座屋子有八人参军，另一个原因是与长辈们日常不时对孩子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有关。

在吴福洪小时候，他的爷爷就曾告诉他一段往事。当年日寇进犯三江后，把吴爷爷抓去抛进瓯江，可叹爷爷不会游泳，拼命挣扎，在水中忽浮忽沉。而日寇大笑着站在岸上向挣扎中的吴爷爷射击，把杀人当作游戏。后来，吴爷爷搁在远处的沙滩上，保住了一命。

吴臣元的父亲给孩子们讲了自己的经历。他说，日寇进村时，用枪顶住他，要他脱掉衣服，光着身替鬼子烧水洗澡。此时，吴臣元的父亲恨不得用一锅滚烫的开水，把他们统统烫死。

老兵吴加松则分享了另一个故事。他说，老屋在解放初期还住过一支解放军的骑兵部队。他们睡在地上，自带小米做饭，

不干扰左邻右舍，还帮老百姓扫地挑水，军民关系非常好。部队离开时，全屋人欢送，有的送熟鸡蛋，有的送茶水，依依惜别。

日寇无恶不作化作血泪恨，而军民鱼水情深。对比鲜明的故事给住在屋子里的青少年幼小的心灵里播下了保家卫国的种子，也成为日后他们在部队里奋进的动力。他们不辱使命，不怕牺牲，为保家卫国献出了青春年华。退伍军人吴臣友回忆，1969年，中苏交恶，珍宝岛战役发生，部队处于一级战备状态。一天晚上，他所在的部队紧急集合听首长作战前动员报告。报告后，每个人都在自己的行李上写明老家的地址和收件人姓名，如牺牲了将遗物寄回家乡。退伍回乡后，他们在不同的岗位上兢兢业业。

岁月悠悠，几经沧桑。如今，浦东村的整体拆迁使老大屋将不复存在，这着实让人惋惜。但我们相信，老屋的故事将永远激励一代又一代浦东人。

## 竹子人生

俞昊运

世对才女谢道韞的评价四个字“林下之风”，这林下，就是“竹林”之下，意指她有竹林七贤的高洁清朗与潇洒旷达，一个闺房之秀堪与男子比肩，可见其才气、骨气与浩然正气。“山阴道上桂花初，王谢风流满晋书”，千年之后，我依然觉得，一个女子的极致，依旧是“林下之风”。

命运同样是与幽幽翠竹交缠，我的奶奶没有生于诗书富贵之家，没有长于礼乐簪缨之族，也没有谢道韞的诗韵结心，但有其青竹化骨。她出生于1938年，这个数字涤荡着她人生的长河，对我来说那是一个太过遥远和苦难的年代。我曾问过奶奶关于过去的记忆，但她不愿多提，从不抱怨时代的洪流有多么凶残，只是说：“现在这个时代是真正的美好”，我不以为然，年轻人总会认为最好的尚未到来，直至今今天我才发觉其中包含着多少心酸遗憾。

奶奶是表姑的小姨，差了一个辈分，但年纪相仿，形似姐妹，大抵幼年时常常在一块游戏。如今年逾古稀的一双老人坐在一起，看着如今富足的生活，不免回望半生，向晚辈谈起她们当年的艰苦与无奈。她们比划着，向我描述村里某处道路的一个坡有多么陡峭，两人拉了整整一车的柴火，怎么也上不去。那时奶奶的父亲还没来得及告诉她们要绕着坡道走“S”形的路，以减缓坡道的陡峭，省些力气。

我想象着，比我稍小的两个姑娘，一会跑到前面拉小车，一会又绕绕头绕到后面推它，周围没有人能帮她们。但她们还是咬咬牙，用稚嫩但饱满的骨肉去对抗千

钧重负。最终柴火还是运回家了，她们笑着慨叹这个奇迹，没错就是奇迹，只是我难以体会那笑背后早已经风干的汗与泪。奇迹的光只是极其短暂地微亮她们前行的路，如果有一双预知一切的眼睛，它会看到等在这对美丽少女前面的全是苦，她们要蹒跚几十年之后，才能逐渐看到希望和光亮。

她们那一代人很小就开始帮家里做事，插秧、割麦、锄地、种菜，因为“妇女能顶半边天”就和男人一样在生产队挣工分，辛勤劳作一年也不能满足吃一碗白米饭的愿望。她们全部的努力方向就是填饱肚子，为了活下去，她们吃过没成熟的麦穗、粗糙的树皮、屋檐下的雏鸟……凡是能够找到的，并且看上去能吃的东西，都被她们统统塞进嘴里，我不忍心问她们什么时候才彻底摆脱这种在饥饿中煎熬的日子。

但就是在这样艰难的岁月里，奶奶的两个孩子与表姑的四个孩子，都在城里扎了根。我父亲曾经说过，如果没有奶奶，我们家就不会有今天的模样。爷爷年轻时在部队，常常好几个月收不到一封信，是奶奶下地干活种出粮食，把两个孩子拉扯大，然后在经济暗涌的八九十年代一意孤行，办糖厂，开滑冰场……

竹子是生长最快的植物，长到5米只需要25天，但这意味着竹子要在短时间内消耗更多的能量，对植物来说是巨大的挑战，对人也是。奶奶那一代女人忍受着贫穷、生育、劳作的辛苦，身为母亲，也承担着作为父亲的重活。她们善于忍耐、

一次朋友小聚，大家提议去一家名叫“老锅灶”的农家乐。这家农家乐位置比较偏僻，在瓯北双塔山脚下，但生意却相当好。究其原因，在于烧的是柴爿饭，还有那锅巴，吃起来香喷喷，口有余香。这不禁让我回想起乡下老屋的土灶台，勾起了记忆中最温暖、最温馨的回忆。

土灶之所以叫土灶，是用黄泥巴、砖砌成的。砌土灶是个技术活，有讲究，得请内行的砌匠来干活。在农村三百六十行行行出匠人，打铁的叫铁匠，破石头的称石匠，翻屋的为瓦匠，编蔑的叫蔑匠，砌墙的叫砌匠。“匠”是乡下人对传统手工业者发自内心的敬重。据说技术好的砌匠砌出来的土灶，又省柴又旺火，这样的土灶妇女很受用。

我家老屋的厨房砌的是“三眼灶”，即设有大中小三口铁锅，每张锅各有各的用途，小锅用来炒菜，中锅用来煮饭，大锅用来烧洗澡水，有时兼用来煮猪食。每到做饭的时候，袅袅炊烟，被微风吹来，渐渐化为虚无，成为乡村生活的一道风景。

在三江街道浦东村的旧址上原有一座百年大屋，随着村子的整体拆迁即将消逝，但它的“雄姿”却深藏在几代村民的心中，让人颇为自豪。

据屋主人之一吴进干介绍，这座大屋建在浦东村的水池边，南临滔滔瓯江，北靠巍巍狮子山，风水极佳。屋子占地2000多平方米，五间正屋，三间轩间，四间披舍，后又居头四间，有外道坦和内道坦，道坦里铺遍青砖。中堂间屋脊上昂首挺立着龙头，威严地注视着远方。七尺高的墙围，晚上大门一关，自成天地。吴进干对老屋怀有深厚感情，因而说起其中的故事来绘声绘色。他说：“大屋到现在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像这样大且古老的房子在浦东村寥寥无几，村里人称之为‘大屋’。”

大屋布局颇具匠心。在大屋中行走，不论是门台高筑，转角墙壁上镶嵌的花窗，还是配备齐全的劳作和生活设施，皆可窥得当初这座屋子建造时的讲究。房子东面

常绿镇，位于杭州市富阳区的南部，历史上称长春，谓全境遍市竹林、四季翠绿故称。印象里七八岁的我只坐在汽车上，看车窗外遮天蔽日的竹子一瞬一瞬划过，心惊胆战地绕过大黄岭的山路十八弯，到平地后再沿河长长折折地走下坡路。从一个悠长的隧道穿过，不一会就看到表姑家沿路种植的桂花树林，于是我就明白——常绿到了。常绿，漫山都是翠竹的常绿，那是奶奶嫁过来的地方，那里有奶奶风华月正茂而又万般艰苦的少女时代。

我记不清多少次发出这样的感叹：“常绿的竹子真多呀！”在这条多年不变的路上，那满目的绿好似熟悉多年的老友，又像热伤风时候咬碎的一颗汗水飞溅的梨，使我放松。相传，竹子相隔六十年才开一次花，开花后即死。如果这是真的，那么见证奶奶成长的那些竹子早已经不在了，只有它们的竹子竹笋伫立着，看人间沧海桑田的巨变。

从前的冬天很冷，如果碰上大雪，夜深人静的时候，竹林里总会传来噼啪的声音，那是被大雪压爆的竹子发出的。“夜深知雪重，时间折竹声”，奶奶没有白居易被贬滴到江州的孤寂，她只是很心痛，竹子被压断了，不能够卖好价钱了。

这里的山被竹的海浪包裹，吞噬。我在别处从未见过长得如此繁密的竹林，这里的竹子高大如树，竹叶遮天。微风徐来，竹叶随着风缓缓的飘着，发出哗哗的响动，安静地澎湃着。满山竹韵，有声有画，好像能听见两千年前一个朝代的呼唤，自由解放，智慧情浓，豪迈不羁。当